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湘山野錄 第三卷

石曼卿，一日謂秘演曰：「館簿清薄，不得痛飲，且僚友饑之殆遍，奈何？」演曰：「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，不可不見。」不數日，引一納粟牛監簿者，高貴好義，宅在朱家曲，為薪炭市評，別第在繁臺寺西，房繕日數千，長謂演曰：「某雖薄有涯產，而身跡塵賤，難近清貴。慕師交遊盡館殿名士，或游奉有關，無吝示及。」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，便令置宮醪擔為贄，列醞於庭，演為傳刺。曼卿愕然問曰：「何人？」演曰：「前所謂酒主人者。」不得已因延之，乃問：「甲第何許？」生曰：「一別舍介繁臺之側。」其生粗亦翔雅。曼卿閒語演曰：「繁臺寺閣虛爽可愛，久不一登。」其生離席曰：「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，乞預龍論，下處正與閣對，容具家款在閣迎候。」石因諾之。一日休沐，約演同登。演預戒生，生至期果陳具於閣，器皿精核，冠於都下。石、演高歌褫帶，飲至落景。曼卿醉，喜曰：「此遊可紀。」以盆漬墨，濡巨筆以題云：「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。」生拜扣曰：「塵賤之人幸獲陪侍，乞掛一名以光賤跡。」石雖大醉，猶握筆沉慮，無其策以拒之，遂目演，醉舞伴聲諷之曰：「大武生牛也，捧硯用事可也。」竟不免，題云「牛某捧硯」。永叔後以詩戲曰：「捧硯得全牛。」寇萊公嘗曰：「母氏言，吾初生兩耳垂有肉環，數歲方合。自疑嘗為異僧，好遊佛寺，遇虛窗靜院，惟喜與僧談真。」公曆富貴四十年，無田園邸舍，入觀則寄僧舍或就居。在大名日，自出題試貢士，曰《公儀休拔園葵賦》、《霍將軍辭治第詩》，此其志也。詩人魏野獻詩曰：「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」采詩者以為中的。虜使至大名，問公曰：「莫是『無地起樓臺』相公否？」公因早春宴客，自撰樂府詞，俾工歌之，曰：「春早，柳絲無力，低拂青門道。暖日籠啼鳥，初折桃花小。遙望碧天淨如掃，曳一縷輕煙縹緲。堪惜流年謝芳草，任玉壺傾倒。」

王冀公罷參政，真宗朝夕欲見，擇便殿清近，惟資政為優，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。公奏曰：「臣雖出於寒賤，不能獨宿，欲乞除一僚兼之。」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。一夕，公攜一巨榼入宿，方與陳寒夜閑飲，遽中人持鑰開宮扉獨召公。匆匆而入，謂陳曰：「請同院不須相候，獨酌數杯先寢。」至行在，真宗與公對飲，飲罷，持禁燭送歸，繁若列星。陳危坐伺之，已四更。笑曰：「同院尚未寢乎？」陳曰：「恭候司長，豈敢先寢？」喜笑倒載，解襪帶幾不能，坦腹自矜曰：「某江南一寒生，遭際真主。適主上以巨觥敵飲，僅至無算，抵掌語笑，如僚友之無間。」已而遂寢。殆曉，盥櫛罷，與陳相揖，覺夜歸談頗疏漏，自言：「夜來沉湎，殊不記歸時之早晚，無乃失容於君子乎？」陳曰：「無之，但懇慙愧謝。」既別，已將趁班，同趨出殿門，執其手以語封之曰：「夜來數事，止是同院一人聞之。」文僖歸謂子弟曰：「大臣慎密，體當如此。」

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，兩禁號為「李萬回」。真廟飲量，近臣無擬者，欲敵飲，則召公。公居常寡談，頗無記論，酒至酣，則應答如流。一夕，真宗命巨觥俾滿飲，欲觀其量，引數。大醉，起，固辭曰：「告官家撤巨器。」上乘醉問之：「何故謂天子為『官家』？」遽對曰：「臣嘗記蔣濟《萬機論》言：『三皇官天下，五帝家天下。』兼三、五之德，故曰『官家』。」上甚喜。從容數杯，上又曰：「正所謂『君臣千載遇』也。」李亟曰：「臣惟有『忠孝一生心』。」縱冥搜不及於此。

丁晉公釋褐授饒州，同年白頊為判官。禊一日以片幅假縲於公，云：「為一故人至，欲具殮，舉篋無一物堪質，奉假青蚨五緡，不宣。稹白謂之同年。」晉公笑曰：「是給我也。榜下新婚，京國富室，豈無半千質具邪？懼余見撓，固矯之爾。」於簡尾立書一闕，戲答曰：「欺天行當吾何有，立地機關子太乖。五百青蚨兩家關，白洪崖打赤洪崖。」時已兆朱崖之讖。

真宗國恤，凡廕補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，若齋郎，止侍齋祭；若挽郎至有執紼翼導靈仗者，子弟或赧之。王沂公曾在中書翰林，李承旨維視沂公為姪婿，凡兩日詣中堂，求免某子挽鐸之執。沂公曰：「此末事，請叔丈少候，首臺聚廳當白之。」丁晉公出廳，沂公白之。丁遂諾，謂李曰：「何必承旨親來？」李遂拜謝。拜起，戲謂丁曰：「昨日並今日，齋郎與挽郎。」蓋言兩日伺之。丁應聲曰：「自然堪下淚，何必更殘陽。」滿座服其敏捷，而事更妥帖。不數日，遂出，未及洛而南遷，下淚之讖也。

張尚書鎮蜀時，承旨彭公乘始冠，欲持所業為贄，求文鑿大師者為之容。鑿曰：「請君遇旌麾遊寺日，具襪鞞與文候之，老僧先為持文奉呈，果稱愛，始可出拜。蓋八座之性靡測。」一日，果來，鑿以彭文呈之。公默覽殆遍，無一語褒貶，都擲於地。彭公大沮。後將赴闕，臨岐託鑿召彭至，語之曰：「向示盛編，心極愛歎。不欲形言者，子方少年，若老夫以一語獎借，必凌忽自惰，故擲地以奉激。他日，子之官亦不減老夫，而益清近。留鐵緡抄二百道為緘緡之助，勉之。」後果盡然。

僧錄贊寧有大學，洞古博物，著書數百卷。王元之禹偁、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。二公皆拜之。柳仲塗開因曰：「余頃守維揚，郡堂後菜圃才陰雨則青燄夕起，觸近則散，何邪？」寧曰：「此磷（力振切。）火也。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，則凝結為此氣，雖千載不散。」柳遽拜之，曰：「掘之，皆斷槍折鏃，乃古戰地也。」因贈以詩，中有「空門今日見張華」之句。太宗欲知古高僧事，撰《僧史略》卷進呈，充史館編修，壽八十四。司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，三命星禽曷祿王遁，俱無壽貴之處。謂寧曰：「師生時所異者，止得天貴星臨門，必有裂土侯王在戶否？」寧曰：「母氏長謂某曰：『汝生時臥草，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瑩，至門，兩作，避於茅簷甚久，迨浣浴籍畢，徘徊方去。』」

皇祐間，館中詩筆石昌言、楊休最得唐人風格。余嘗攜琴訪之，一詩見謝尤佳，曰：「鄭衛淫俗耳，正聲追不回。誰傳《廣陵操》，老盡嶧陽材。古意為師復，清風尋我來。幽陰竹軒下，重約月明開。」恐遺泯，故錄焉。

蘇子美有《贈秘演師》詩，中有「垂頭孤坐若癡虎，眼吻開合猶光精」之句。人謂與演寫真。演頷額方厚，顧視徐緩，喉中含其聲，嘗若鼾睡。然其始云「眼吻開合無光精」，演以濃筆塗去「無」字，自改為「猶」字，向子美話之曰：「吾尚活，豈當曰『無光精』耶？」中又有一聯云：「賣藥得錢祇沽酒，一飲數斗猶惺惺。」又都抹去。蘇曰：「吾之作，誰敢點竄耶？」演曰：「君之詩，出則傳四海。吾不能斷葷酒，為浮圖罪人，何堪更為君詩所暴？」子美亦笑而從之。

蘇子美以奏邸舊有賽神之會，局吏皆鬻積架舊倫以置香具，歲以為常，惟子美作之，言者圖席人以進，制獄鍛鍊，皆一時之名賢。獄既就，黜，臺館為之一空。子美坐自盜律，削籍竄湖州。後朝廷有哀之意，因郊赦文中特立一節：「應監主自盜情稍輕者，許刑部理雪。」言者又評云：「郊赦之赦，先無此項，必挾情曲庇蘇舜欽，固以此文舞之。析言破律殺無赦，乞付立法者於理。」竟不遂而死。有《郊裡感事》詩云「不及雞竿下坐人」之句，哀哉！

錢文僖公若水，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，陳戒曰：「過半月，請子卻來。」錢如期而往。至，則邀入山齋地爐中。一老僧擁襖衲瞑目附火於爐旁。錢揖之，其僧開目微應，無招待之禮。錢頗慊之。三人者嘿坐持久。陳發語問曰：「如何？」僧擺頭曰：「無此等骨。」既而錢公先起，陳戒之曰：「子三兩日卻來。」錢曰：「唯。」後如期謁之。搏曰：「吾始見子神觀清粹，謂子可學神仙，有升舉之分。然見之未精，不敢奉許，特召此僧決之。渠言子無仙骨，但可作貴公卿爾。」錢問曰：「其僧者何人？」曰：「麻衣道者。」

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，李泰伯適自建昌攜文訪之。一日，命遭及陳孝廉烈早膳於後圃望海亭，不設樽酒。膳罷，欲起，時方暮春，鬻酒於園，郡人嬉遊。籍姬數子時亦尋芳於此，既太守在亭，因斂袖聲喏而過。蔡公遂留之，旋命觥具，就以為侑。酒方行，舉歌一拍，陳烈者驚懼怖駭，越牆攀木而遁。泰伯即席賦詩云：「七閩山水掌中窺，乘興登臨到落暉。誰在畫簾沾酒處，幾多鳴櫓趁潮歸。晴來海色依稀見，醉後鄉心積漸微。山鳥不知紅粉樂，一聲檀板便驚飛。」蓋譏其矯之過也。

錢子高明逸，始由大科知潤州，值上元，於因勝寺法堂對設戲幄。庭下方以花磚遍甃，嚴雅始新，子高飭役徒掘磚埋柱。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，法辨迅敏，度其氣驕難諷，但佯其語曰：「可惜打破八花磚。」錢厭之，謹不敢動。

撫人饒諫者，馳辨逞才，素擯闕於都下。熙寧初，免解到闕，因又失意。當朝廷始立青苗，方沮議交上，大丞相閉門不視事之

際，生將出關，以詩投相閣，曰：「又還垂翅下煙霄，歸指臨川去路遙。二畝荒田須賣卻，要錢準備納青苗。」丞相亦以金贖之。生少與劉史館相公沖之有素，時劉相館職知衡州，生假道封下，因謁之。公睹名紙，已顧額不悅。生趨前亟曰：「某此行有少急幹，不可暫緩，行李已出南關。又不敢望旄麾潛過，須一拜見，但乞一飯而去。」公既聞不肯少留，遂開懷待之。問曰：「途中無關否？」生曰：「並無，惟乏好酒爾。」遂贈佳醞一擔。拜別，鞭馬遂行。公頗幸其去。至未陽，密覘其令譽不甚謹，遽謁之曰：「知郡學士甚託致意，有雙壺，乃兵廚精醞，仗某攜至奉贈，請具書謝之。」其令聞以書為謝，必非誑詐；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，其勢可持，大喜之。急戒刻木，數頃間，釀金半鑊贖之。瞥然遂去。後數日，劉公得謝醞書方寤，寤已噬臍矣。又一歲，下第出京，庇巨商厚貨以免徵算，自撰除目一紙，盡宰府兩禁及三路巨鎮除拜遷移，皆近擬議。凡過關，首謁局吏，坐定，遽曰：「還聞近日差除否？」仕人無不願聞者。曰：「某前數日聞鎮院臨出京，在某官宅恰見內探，錄至遂行。」其間寧不少關親舊者。聞之，無不願見。讀訖即曰：「下第窮生，弊舟無一物，致煩公吏略賜一檢。」其官皆曰：「豈煩如是。」言訖，拜辭。飄然遂行。凡藉此術下汴、淮，歷江海，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。苟移其用以濟大謀，遂為妙策歟！

都尉李文和公（犯御名。），雖累世勛忠，尚天姻，而識學優贍，與楊文公為禪悅深交，其法辨與天下禪伯相角。沁園東北濱於池，曰「靜淵莊」，構茅齋，延高僧。遇蕭國大長主垂帔之日，設高座，鳴法鼓於宅之法堂，命谷隱、石霜、葉縣三大禪者登座演法。時大長主松巒閣設箔觀焉。臨際宗範，每登座，拈拄杖擊擊牀機，以示法用。前二師說法竟。其末，葉縣禪師者機用剛猛，始登座，以拄杖就膝拗折，擲於地，無一語便下。文和笑曰：「老作家手段終別。」師曰：「都尉亦不得無過。」斯須，蕭國召公入箔，怪問曰：「末後長老何故發怒？」公雍容對曰：「宗門作用，施設不定，乞無賜訝。」公將薨，治而不亂，自寫遺頌曰：「拈下襌頭，脫卻腰帶。若覓生死，問取皮袋。」時膈胃躁熱，尼道堅就機問曰：「都尉，眾生見劫盡，大火所燒時，切要照管主人翁。」公曰：「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。」尼無語，公曰：「這師姑藥也不會煎。」投枕未安而沒。

吾友契嵩師，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。火葬訖，不壞者五物：睛、舌、鼻及耳毫、數珠。時恐厚誣，以烈火重鍛，鍛之愈堅。嵩之文僅參韓、柳間。治平中，以所著書曰《輔教編》，攜詣闕下。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、歐陽諸巨公，皆低簪以禮焉。王仲儀公素為京尹，特上殿以其編進呈。許附教藏，賜號「明教大師」。嵩童體完潔，至死無犯，火訖，根器不壞，此節可高天下之士。余昔怪其累夕講談，音若清磬，未嘗少噁，及終方得其驗。嵩字仲靈，藤州人，詩類老杜，楊公濟蟠收全集。公濟深伏其才，答嵩詩有「千年猶可照吳邦」之句。

夏英公鎮襄陽，遇大赦，賜醮宴，詔中有「致仕高年，各賜束帛」。時胡大監旦磨廢在襄，英公依詔旨，選精縑匹贈之。胡得縑，以手捫之，笑曰：「寄語舍人，何寡聞至此！奉還五匹，請檢《韓詩外傳》及服虔、賈誼諸儒所解『束帛淺淺，賁於丘園』之義，自可見證。」英公檢之，果見三代束帛、束脩之制。若束脩，則挺之脯，其實一束也；若束帛，則卷其帛，屈為二端，五匹遂見端，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。夏亦少沮。

宋齊丘相江南李先昇及事中主環二世，皆為右僕射。環愛其才而知其不正。一日，選景於華林廣園，以明妝列侍，召齊丘共宴，試小妓羯鼓。齊丘即席獻《羯鼓》詩曰：「巧斲牙牀鏤紫金，最宜平穩玉槽深。因逢淑景開佳宴，為出花奴奏雅音。掌底輕慙孤鶴噪，杖頭乾快亂蟬吟。開元天子曾如此，今日將軍好用心。」又嘗獻《鳳凰臺》詩，中有「我欲烹長鯨，四海為鼎鑊。我欲羅鳳凰，天地為增繳」之句。皆欲諷其跋扈也，而主終不聽。不得意，上表乞歸九華，其略云：「千秋載籍，願為知足之人；九朵峰巒，永作乞骸之客。」主知其詐也，一表許之，賜號「九華先生」，以青陽一縣輿賦給之。怨毀萬狀。後放歸田里，鎖之，穴其牆以給膳，遂自經，年七十三。初，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，心氣尚暖，凡三日復甦，乃誤勾也。自言至一殿庭間，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，民大駭，竊問曰：「主何至於斯邪？」主曰：「吾為宋齊丘所誤，殺和州降者千餘人，以冤訴囚此。」主問其民曰：「汝何至斯耶？」其民具道誤勾之事。主聞其民卻得生還，喜且泣曰：「吾仗汝歸語嗣君，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，吾受苦，惟聞鐘則暫休，或能為吾造一鐘尤善。」民曰：「我下民爾，無緣得見。設見之，胡以為驗？」主沉慮，曰：「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，遣吾一瑞玉天王，吾愛之，嘗置於髻，受百官朝。一日，如廁忘取之，因感頭痛，夢神謂吾曰：『玉天王置於佛塔或佛體中，則當愈。』吾因獨引一匠攜於瓦棺寺，鑿佛左膝以藏之，香泥自封，無一人知者。汝以此事可驗。」又云：「語嗣君，勿信用宋齊丘。」民既還家，輒不敢已，遂乞見主，具白之。果曰：「冥冥何憑？」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陳之。主親詣瓦棺，剖佛膝，果得之，感泣慟覽，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，鑄其上云：「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。」以玉像建塔，葬於蔣山。齊丘寵待愈解。

張晦之景，以古學尚氣義，走河朔，與冀州一俠少游。後俠者不軌，事敗，景亦連繼，捕之甚急，遂改姓名李田，遁竄四海。所至即題曰：「我非東方兒（木子也。），不是牛耕土（田也。）。欲識我蹤跡，一氣萬物母。」蓋景嘗撰《河東柳先生集序》，破題曰：「一氣，萬物之母也。」世盡知之。景所以遍題者，亦欲導於知己。簡寂觀道士陳履常嘗奏章，能游神於冥冥。景以「李田」姓名謁之，求奏一章以決休否。陳許之。一夕，天虛夜清，冠簡精恪，自初夜抱拳俯伏於露壇，後夜方起，起忽譴之曰：「陰冥之事，爾尚欺之，況人間乎？吾上及三清，下逮九幽，閱籍無『李田』者。子以欺陰，固無休徵矣。」景終於一散官，壽不五。陳康肅堯咨知荆南，憐其道窮，為葬於龍山落帽臺，碑以表其墓焉。廬在荆江之沱陰，枯桑廢田，子孫凋零，盡為漁樵備估。嗟哉！陸魯望所謂「莫倚文章庇子孫」。集三卷行於世。

成都無名高僧者，誦《法華經》有功，雖王均、李順兩亂於蜀，亦不敢害。一旦，忽一山童至寺，言：「先生來晨請師誦經，在藥市奉候。」至則已報。引入溪嶺數重，煙嵐中構一跨溪山閣，乃其居也。僕傳其語曰：「先生請師且誦經，老病起晚。誦至《見寶塔品》，願見報，欲一聽。」至此品，報之，果出，野服杖藜，兩眉垂肩，但默揖蕪香側聽，聽罷遂入，不復出。將齋，以藤盤竹筥菰飯一盂，杞菊數甌，不調鹽酪，美若甘露。食訖，僕持襯一綬，敬施之，曰：「先生寄語，上人遠到山舍，不及攀送，遣僕送出路口。」因中途問僕曰：「先生何姓？」曰：「姓孫。」曰：「何名？」僕於僧掌中書「思邈」二字。僧因大駭，欲再往，僕遽失之。凡山中尋三日，竟迷舊路。歸視襯資，乃金錢一百，皆良金也，中五六金，一半尚鐵。由茲一膳，身輕無疾。天禧中，已一百五歲，長遊都市，後隱不見。

殿中丞程東美守賓州日，儂賊寇賓，因棄城，後得罪編置於郢，純厚人也。能道守賓日監斬陳崇儀事甚詳。自言狄相青正月一日至賓，初六日詰旦，帥旆將起，就坐，擒陳及裨將供奉官（忘其姓名。），將斬之。猝二人者於庭，謂曰：「二君後事，但請無慮，青一切為置之。」時陳（犯英廟諱。）神識荒越，卒無一詞。獨供奉者慷慨不怖，氣貌怡然，叩狄公曰：「某萬死無恨，獨一事須干臺聽。以亡母骨櫬尚寄州南存留院二三年，不孝未葬，某今得罪既死，乞令燒訖，篋其骨，專謹人馳歸；並家書付妻、男，將某骨與亡娘之骨買地一處葬之，則閉目受刀無恨矣。」狄公許之。擒二人者就廊酒食。時曉寒，酒餌冷落，陳但狂號不能食。獨供奉者飲啖如平時，謂眾兵曰：「吾本一健兒，今日陪奉一崇儀使吃劍，何虧於我乎？汝輩努力，無當效我。」索紙筆寫家書，一字無誤。及至市，先設衾褥，面北正坐，顧持刀者曰：「刀銛利否？若一刀不斷，我必訴汝於陰府。」言訖，刃下。斬訖，大旆遂南矣。

潘逍遙閩，有詩名，所交遊者皆一時豪傑。盧相多遜欲立秦邸，潘預其謀。混跡於講堂巷，開藥肆。劉少逸、鮑少孤二人者為藥童，唐巾韋帶，氣貌爽秀。後太宗登極，秦邸之謀不集。潘有詩曰「不信先生語，剛來帝里游。清宵唐好夢，白日有閒愁」之句。事敗，已環多遜宅，斯須將捕於閩。閩覺之，止奔其鄰曰：「吾謀逆事彰。吾若就誅，止一身；奈汝並鄰皆知吾謀，編屠層戮者不下數人。今若匿得吾一身，則脫汝輩數家之禍。然萬無獲近之理，所謂『弩下逃箭』也。吾出門則擒之，汝輩自度宜如何？」其鄰無可奈何，遂藏於壁。少頃，捕者四集，至，則失之矣。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。獄既具，投多遜於崖。已而沸議漸息，閩服僧服髡鬚，五更持磬，出宜秋門至秦亭，挈簷為箍桶匠，投故人。阮思道為秦理掾，陰認之，遂呼至庭，俾葺故桶。阮提錢三鏹明示於閩，大擲於案，乘馬遂出。閩諭其意，提金直入於室，因匿焉。既歸，責閩者曰：「案上三鏹及桶匠安在？」皆曰：「不

知。」遂痛杖閻者，令捕之。閻恨之，遍尋於市，數日不得其蹤。阮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：「朝廷捕潘閻甚急，閻亦豪邁之士，竄伏既久，欲追死地，稍裂網他逸，則何所不至？公，大臣也，可奏朝廷少寬捕典，或聊以一小官召出，亦羈縻之一端也。」帥然之，遂削奏，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，因遂出。閻有清才，嘗作《憶餘杭》一闋，曰：「長憶西湖，盡日憑闌樓上望，三三兩兩釣魚舟，島嶼正清秋。笛聲依約蘆花裡，白鳥幾行忽驚起，別來閑想整漁竿，思入水雲寒。」錢希白愛之，自寫於玉堂後壁。

蜀先主開建初，賜道士杜光庭為廣德先生、戶部侍郎、蔡國公。時蜀難方平，猶惡盜賊，犯者賊無多少皆斬。是歲蜀饑，有三盜糠者止得數斗，引至庭覆讞。會光庭方論道於廣殿。視三囚殆亦側隱，謂杜曰：「茲事如何？」亦冀其一言見救。而杜卒無一語，但唯唯而已。勢不得已，遂斬之。杜歸舊宮道院，三無首者立於旁，哭訴曰：「公殺我也。蜀主問公，意欲見救，忍不以一言活我？今冥路無歸，將其奈何？」杜悔責慚痛，辟谷一年，修九幽脫厄科儀以拔之，其魂歲餘方去。光庭，越州人，博學有文章，在唐為麟德殿供奉，有經綸才，唐室欲相之。

韓熙載，字叔言，事江南三主，時謂之神仙中人。風彩照物，每縱轡春城秋苑，人皆隨觀。談笑則聽者忘倦。審音能舞，善八分及畫筆，皆冠絕。簡介不屈，舉朝未嘗拜一人。每獻替，多嘉納，吉凶儀制不如式者，隨事稽正，制誥典雅，有元和之風。屢欲相之，為宋齊丘深忌，終不進用。陳覺以福州之敗，齊丘庇之，特赦不誅。熙載上疏廷爭，必請置法。齊丘益怒，誣以縱酒少檢，貶和州司馬。其實平生不飲，環覺其譖，非久召還。年六十九，拜中書侍郎，卒。煜嘗恨不得熙載為相，贈平章事，謚文靖。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，為時所鄙。又江文蔚嘗作《蟹賦》譏續，略曰：「外視多足，中無寸腸。」又有「口裡雌黃，每失途於相沫；胸中戈甲，嘗聚眾以橫行」之句。續深赧之，強自激昂。以熙載有才名，固請撰其父神道碑，欲苟稱譽取信於人。以珍貨幾萬緡，仍輟未勝衣一歌鬻質冠洞房者，為濡毫之贈，意其獲盼，必可深諷。熙載納贈受姬，遂納其請。文既成，但敘譜裔品秩及薨葬喪贈之典而已，無點墨道及續之事業者。續嫌之，封還，尚冀其改竄。熙載亟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，臨登車，止寫一關於泥金雙帶，曰：「風柳搖搖無定枝，楊臺雲雨夢中歸。他年蓬島音塵斷，留取樽前舊舞衣。」

李丞相沆有長者譽。一世僕宅金數千，忽一夕遁去。有女將十歲，美姿格，自寫一券繫於帶，願賣於宅以償焉。丞相大恻之，祝夫人曰：「願如己子育於室，訓教婦德，俟長成求偶嫁之。止請夫人親結縭，以主其婚，然而務在明潔。」夫人如所誨。及笄，擇一婿亦頗良，具奩幣歸之，女範果堅白。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，淪感心骨。丞相病，夫婦刲股為羹饋之。至薨，衰經三年。

熙寧丙辰歲，交賊寇盜，郡倅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。唐，桂州人，治平中赴京調舉，至全州，中途欲僦一僕，得一肩夫，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。挈重擔，勁若健羽，雖鞭馬疾追，先先百步之外。恐他逸，遂遣之。其僕當日全州行至唐州，凡二千七百餘里，日午已到，留書祝驛吏曰：「候桂州唐秀才至，即付之。」君後月餘方到。唐下馬於驛，驛吏前曰：「君非桂州唐秀才否？一月前，有人留一書在此。」因出示之。書面云：「吳桂州唐秀才，歸真子謹封。」唐曰：「吾豈識歸真子邪？」因啟封，惟一詩，曰：「袁山相見又之全，不遇先生道未緣。大抵有心求富貴，到頭無分學神仙。篋中靈藥宜頻施，鼎內丹砂莫妄傳。待得角龍為燕會，好來黃鵠臥林泉。」唐得之頗怪，因請其形貌，乃全州黜僕也。留書之日，即全州所遣之，始悟神仙人。寶詩於篋，遇好事者則出之。及遇害，當丙辰，正合詩中謂「角龍」也。

江南徐知誥為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，美姿度，喜畜奇玩。蠻商得一鳳頭，乃飛禽之枯首也，彩翠奪目，朱冠紺毛，金嘴如生，正類大雄雞，廣五寸，其腦平正，可為枕。謂價錢五萬。又得畫牛一軸，晝則齧草欄外，夜則歸臥欄中。謂獻後主煜，煜持貢闕下。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，俱無知者。惟僧錄贊寧曰：「南倭（烏和反）海水或減，則灘磧微露，倭人拾方諸蚌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，得之和色著物，則晝隱而夜顯。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，忽有石落海岸，得之滴水磨色染物，則晝顯而夜晦。」諸學士皆以為無稽，寧曰：「見張騫《海外異記》。」後杜鎬檢《三館書目》，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。

真宗深念稼穡，聞占城稻耐旱、西天綠豆子多而粒大，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。占城得種二石，至今在處播之。西天中印土得綠豆種二石，不知今之綠豆是否。始植於後苑，秋成日宣近臣嘗之，仍賜《占稻》及《西天綠豆》御詩。

祥符已前，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。若太尉秦翰者，左璫之名將，累立戰功，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，今則不問。翰後建彰國軍節。

初，申國長公主為尼，掖庭嬪御隨出家三餘人，詔兩禁送於寺，賜齋饌。傳宣各令作詩送，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，云：「盡出花鈿散寶津，雲鬟初剪向殘春。因驚風燭難留世，遂作池蓮不染身。貝葉乍翻疑軸錦，焚香才學誤梁塵。從茲豔質歸空後，湘浦應無解佩人。」或云作詩之說恐非。好事者能於《鷓鴣天曲》聲歌之。

明州天臺教主禮法師，高僧也。聚徒四百眾，以《往生淨土訣》勸眾修行。晚結一僧，修三年懺燒身為約。楊大年慕其道，三以書留之，云：「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，將捨四大之軀，結淨土之僧，生樂邦之九品。竊曾具懇，冀徇群情，乞住世以為期，廣傳道而興利。願希垂諾，冀獲瞻風。」後禮師終不諾。又貽書杭州天竺式懺主，託渡江留之：「億再拜。昨為明州禮教主宏發願心，精修懺法，結人之淨侶，約三載之近期，決取樂國之往生，並付火光之正受。載懷景重，竊欲勸留。誠以天臺大教之宗師，海國群倫之歸向，傳演秘筌之學，增延慧命之期，冀其住世之悠長，廣作有情之饒益。遂形懇請，罄敘誠言，得其報音，確乎不奪。慮喪人天之眼目，孰為像季之津梁？懺主大師同稟哲師，兼化本國，可願涉錢塘之巨浪，造鄞水之淨居。善說無窮，宜伸於理奪；真機相契，須仗於神交。」是年誕節，懇永興寇相國薦紫服以留之。時馬副樞知節請大年撰其父全義神道碑，潤筆一物不受，止求薦一師號。馬樞奏：「臣以楊某為先臣撰碑，況詞臣潤筆，國之常規，乞降聖旨，俾受臣所贈。」真宗召大年問之，因得以此事為奏。真宗深加歎重，謂大年曰：「但傳朕意，留之住世，若師號朕與之，潤筆卿宜無讓。」遂賜號「法智大師」。住世七年方入滅。楊希白碑其賢於塔。

向大資敏中，祥符四年月為東嶽奉冊使，奏：「奉冊前日，雨雪日甚，至一月五日詣本廟奉冊，忽然景氣晴和，宛若春意。」又得兗州狀，稱：「據黃現鋪人員夏興狀，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，見五人各服黃、紫衣，執幡。蓋興等恐是冊使，向前迎接，忽然氣霧漸起，即不見。」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：「冊使詣本殿燒香畢，有皂鶴兩隻至殿，盤旋飛翥甚久。」詞臣各進頌。

歐公撰《石曼卿墓表》，蘇子美書，邵鍊篆額。山東詩僧秘演力幹，屢督歐俾速撰。文方成，演以庚二兩置食於相藍南食殿。隴訖，白歐公寫名之日為具，召館閣諸公觀子美書。書畢，演大喜曰：「吾死足矣。」飲散，歐、蘇囑演曰：「鏤訖，且未得打。」竟以詞翰之妙，演不能卻。歐公忽定力院見之，問寺僧曰：「何得？」僧曰：「半千買得。」歐怒，回話演曰：「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，何無識之甚！」演滑稽特精，徐語公曰：「學士已多他三百八三矣。」歐愈怒曰：「是何？」演曰：「公豈不記作省元時，庸人競摹新賦，叫於通衢，復更名呼云『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』。今一碑五百，價已多矣。」歐因解頤。徐又語歐曰：「吾友曼卿不幸早世，固欲得君之文張其名，與日星相磨；而又窮民售之，頗濟其乏，豈非利乎？」公但笑而無說。